

出了車站，琳達看到一個黧黑漢子靠在一台中古的摩托車旁，漫不經心地東張西望。削瘦的他套著寬鬆的黑白格紋褲子，好像剛卸了裝的小丑，在馬戲團待久了，已經不知道如何面對現實的世界。琳達覺得他這樣一身裝扮，活脫脫是個被關太久、剛出監獄的政治犯。

## 革命家的風采

午後的陽光和煦照人，琳達跟他在咖啡廳待了一整個下午，他大談自己的革命理念和未來的規劃。他侃侃而談，先是批判黨外陣營不夠有行動的決心，接著大談自己的革命理想。他聲言一定得成立組織，才能推翻國民黨的獨裁政權。他有詳細的政治思考與計畫，可以說出抽象的人權概念，更難能可貴的是他具體行動的決心。別說他已坐過十五年黑牢，他之前的案子本來是無期徒刑，這時是假釋出獄，只要再度被判決有罪，就是終身監禁。

面對國民黨情治單位強力鎮壓，他不打算放棄，表明心跡，要好好大幹一場。琳達聽過太多空口講大話的人，稍微碰到打壓就退縮。從念研究所開始，她讀了許多國家的歷史、許多馬克思理論，自許是左派信徒，追求社會平等、關懷弱勢、尊敬勞工階級。她在台灣也遇到一些自稱左派的人，很會陳述理想，卻不打算行動。他們痛恨國民黨的壓迫，卻只會說反抗無效，而期待對岸的共產黨來拯救他們。聽慣了這些空口說大話的人，她覺得眼前這位小丑，已在滔滔雄辯中化身成浪漫的革命家，等待一場壯烈的戰鬥。琳達的心思，隨著四月的春風，盪漾起來。

他安排兩人這晚住在黨外支持者陳博文家中。陳博文是嘉義人，曾入監感化三年，在台中市有間照相館，設有X光檢驗室，走進去，經過辦公桌，先會看到暗房等沖洗設備，角落堆著一些雜物。在雜物間，蜿蜒樓梯而上，通往另一棟公

寓的三樓，來到兩間附衛浴的套房，供這兩個剛認識的男女各自安歇。政治犯施明德，三十七歲，1977年6月15日囚滿十五年出獄還不到一年；艾琳達，二十九歲，是可能被驅逐出境的外籍人權工作者。施明德跟琳達道晚安，帶點淘氣地說：「我們明天去玩吧！」琳達說：「我想去爬山。」

## Nori（施明德）的故事



初中時期的施明德

隔天早上他們騎著機車到郊區，琳達靠著施明德的後背。下車後他們延著坡度起伏，溯溪過河、緩步前行。琳達一向喜愛徜徉在大自然裡，她的靈魂中永遠潛藏著那個在美國西岸山海中孕育的小女孩。她能輕易辨認方向，拉著施明德爬到俯瞰市區的山頭。她回頭拉施明德的手，想分享遼闊的視野，這才發現他已氣喘吁吁、搞不清東西南北。他被關在狹窄的牢裡十五年，體力退化、方向感也不好。但他知道要喊住琳達，坐下來談終身大事。時間緊迫，國民黨情治單位的爪牙隨時都在窺伺潛伏。

琳達娓娓道來她的居留權問題，單刀直入，說她想找適當的對象生孩子留下來。施明德反問：「你不是已經有個男朋友了嗎？」



琳達和Nori在省議會宿舍等著會見黨外議員，攝影師陳博文在兩人沒注意時捕捉到這一個珍貴的鏡頭。陳博文顯然很滿意這張照片，他把照片放大，發到各處競選辦公室去

「我不能拖一個無辜的青年下水，或許我跟你生。」

施明德好像受到驚嚇，嚇到整個下顎張開，露出整排漂亮牙齒，其實那是新做的假牙。驚愕的停頓片刻後，他整個人開心得昏了頭，如果他的體力夠好，大概要像小孩子一樣翻起跟斗來了。

他們走回摩托車，施明德掏出鑰匙，卻興奮到鑰匙都拿不穩，一路在撿鑰匙。他要琳達到他故鄉高雄見他的家人，他的三嫂已經有兩個小孩，若他們真生得了孩子，三嫂可以幫忙帶，一家人都會幫忙。他總算拿穩了鑰匙，琳達跨上摩托車後座，騎回隱藏在照相館的秘密基地。

琳達的臉頰熨貼著施明德的後背，搞不懂為什麼施明德那麼開心。施明德對琳達並沒多大吸引力，她只想，施明德有家人幫忙，生了孩子有人帶；即使生不成，他有政治意識，是個適當的結婚對象。她並沒有很想跟施明德結婚，她對他認識不深，而且台灣男性大多很大男人主義，她不願意又被綁住，怎麼能輕易承

諾婚姻？她想著想著，卻已經被施明德攬在懷裡。她還認真地要跟施明德談簽證問題、日後的規劃，現在已經4月，簽證11月就到期，時間有點急迫。施明德更急，他用親吻打斷琳達的話，將她推倒在套房的床上。她被情慾熱潮淹沒之前，還聽到施明德用台語在耳邊呢喃著：「你別把我當配種的豬公！」

台中之行後，琳達又得收拾行囊、南下高雄。施明德的父親施闊嘴曾是有名的推拿師，在他十二歲就過世了，之後母親經營旅館維持家計，這時也早就收起來了。施家兄弟從小在旅館看來來去去的紅男綠女，也偷看投宿的男女的舉動，對男歡女愛的知識非常豐富，知道男性對待妻子、女朋友跟妓女之間的差別。

或許是他在這種男女關係混亂的情況下長大，比較沒有婚姻觀念，加上年紀輕輕就被關，在獄中來不及為病逝的母親送終，使得他對女性很沒有安全感。他曾要求琳達像日本女人一樣為他洗背，一邊傾訴他對母親的思念和第一段婚姻的不幸。原本陳述理想的激昂腔調轉為哀怨，讓琳達的心悄然一動，忍不住想貼上去撫慰他的悲傷。她壓下對他言行不一的疑慮。他口口聲聲說支持新女性運動，卻滿懷怒氣地聲稱前妻遭先出獄的牢友強暴，才會主動要求離婚。琳達覺得這是傳統保守的男人才會有的揣測。

他的前妻陳麗珠給琳達的第一個印象是——潑辣得像南台灣的艷陽。施明德要琳達陪他去探望前妻，才按了門鈴，陳麗珠就連珠砲地把兩人罵走了。施明德讀的是砲兵學校，他初中時曾跟同學組讀書會討論國家大事。讀軍校時和本省及外省同袍討論台灣未來，兩個同學為一女子爭風吃醋，其中一人告密而事發，同案牽連了五十人入獄。施明德被捕時才二十一歲，以叛亂罪被判死刑，後來改為無期徒刑，直到蔣介石過世才減刑出獄，這一關就關了十五年。這個讀書會曾在施明德家中舉行，他的大哥施明正與三哥施明雄各被判了五年，整個家族都陷入愁雲慘霧中。



1971年施明德在綠島服刑時盲腸炎發作，轉送台東醫院開刀，和女兒在醫院外合照

施家經營旅館，但是經濟狀況不太好，兄弟都餓過肚子。陳麗珠是附近的千金小姐，奮不顧身地愛上施明德。她未婚懷孕，施明德卻去讀軍校，她就這樣沒名沒份地住進施家。接著施明德遭判刑送到綠島，她仍選擇跟施明德正式簽下結婚證書。施明德在獄中罹患盲腸炎，陳麗珠四處陳情，換來丈夫能到台東保外就醫，夫妻短暫相聚，又多添了一個女兒。這樣一個情深意重的女子，最後盼到丈夫出獄，卻不是一家團聚，而是雙方鬧翻、互相謾罵。

琳達不太清楚他們之間的牽扯，只是從施明德佇立遠方、凝望女兒的神態中，看到他的哀痛。這不只是他的悲哀，也是許多政治犯經歷的家變之痛，更是時代的悲劇。

「德」的日文是Nori，施明德的家人都這樣叫他。施明德在1978這年5月初搬進琳達在台北大坪林的日式平房。剛開始，他們確實經歷一個多月熱戀的日子。激情總是短暫，模糊的美感令人心醉，但琳達清醒後，情勢卻逼得她必須半夢半醒地和施明德延續關係。

剛同居時他們互相吸引。上午琳達跟助理在兼作辦公室的客廳處理研究資料，但午餐過後，熱戀的情侶就躲到臥房裡你儂我儂，激烈到沒空去想在門外的助理會不會尷尬。

## 驕傲的公雞



琳達畫的「驕傲的公雞」施明德，標題這五字是施明德親筆寫的

## 掉入政治犯的時空

施明德也正如自己所言，為黨外的民主運動極力奔走。他似乎被一種無名的意志力驅使，急著要完成什麼任務。他出書《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右批蔣氏獨裁政權，左批黨外政治人物格局不夠。這本書還是邱義仁作序，他畢業於台大哲學系，是黨外陣營裡擅長論述的年輕人。施明德批判老一輩的黨外政治人物，認為他們用一些漂亮的言詞，卻不行動，想要在國民黨開放的有限空間裡走議會路線，爭取極為有限的席位，言詞中常是向國民黨求懇，若想在台灣安穩執政就不要壓榨人民，而不是從台灣人的立場，伸張原本就應有的抗爭權利。

施明德創「萬年國會」一詞，譏評三十年不改選的國會，提出台灣應該要進行國會改革，將現有的國會變成半退休狀態，以新成立的國會替代。蔣介石在1949年從中國大陸撤退到台灣時，帶來1947年在中國大陸選出的國會議員，更荒謬的是，國民黨以國家陷入內戰狀態為由，凍結國會選舉，以致於這些民意代表從未改選，任期就這樣延續三十年。許多國大代表已垂垂老矣，卻仍可以行使職權。每一次國民大會開會，就有老國代特地從美國坐飛機過來，帶著靜脈注射管和尿袋，顛巍巍地走進中山樓開會。國民黨政府最怕國外媒體的攝影記者拍照。施明德把一位老國代老年癡呆症走失的新聞報導貼在書後，諷刺當今政壇的荒誕。

從施明德住進來開始，許多以前的難友常上門來拜訪。琳達大開眼界，一個隱藏的世界在她眼前展開，她從不知道原來台灣有這麼多政治犯。曾經載過他們的一位計程車司機，人長得高高瘦瘦，是個曾在「警備總部」做事的外省人，他說國民黨扭曲三民主義，就這樣被關了十五年。當琳達因研究經費不夠，去打工兼差時，也曾在任職的出版社中遇到施明德的難友，彼此彷彿心領神會，不說破對方的身分。這些政治犯躲在社會的各個角落，背負著污名，隱忍而活。

來琳達家借住的楊碧川，小個子卻頂著一頭捲髮，總是笑臉迎人，一副生命美好的樣子。他跑舊書攤，看了許多馬克思主義的禁書。馬克思主義是德籍猶太裔經濟家馬克思在十九世紀提出的一套社會科學理論，解釋工業革命後興起的資本主義如何透過各種機制，強化私有財產制、增加資本家的權力、壓迫勞工，造成日益懸殊的貧富差距。馬克思主義最終的理想是要建立人人平等、世界大同的共產社會，這樣就不會有人與人彼此壓迫的情況發生。馬克思主義被蘇俄的革命家列寧引用，引發1917年的共產革命，終結沙皇政權，成立蘇維埃聯邦。二十世紀初，許多具有社會改革理想的年輕人嚮往共產主義，認為實踐共產主義，就能解救被資本家壓榨的勞工與農民。這套理論與實踐的方法，給孫中山和中國共產黨深遠的影響。孫中山明言，他的「三民主義」涵蓋社會主義，主張在中國實現耕者有其田。

楊碧川在牢裡待了八年，他告訴琳達，他在獄中差一點死於肺結核。他陳述苦難時有一種生死無謂的態度。有一次，琳達從路邊撿回來一隻癩皮狗，她用硫磺幫小狗洗澡，慢慢把病恹恹的小狗養得活蹦亂跳，跟著她到處去。或許是能跟著主人出門太開心了，小狗蹦蹦跳跳地跑到馬路中間，當場被車撞死。楊碧川拿報紙包起小狗，埋在琳達後院的花園，他幽幽地說，我若是這樣死在路上，希望會有好心人把我埋起來。

這種要不要活也無所謂的態度，在施明德身上也很明顯。他為黨外的事奔走，總要搞到精疲力盡，逼不得已才眯個眼睛、不怎麼安穩地睡上一覺。有時陳博文會給施明德錢，但即使身上夠錢，他也不願好好吃上一頓飯，總是吃碗最隨便的陽春麵。他表現出一種生死由命的態度，簡直有自殺傾向——我就是會死，只是看怎麼死而已。他取「許一文」為筆名，代表個人的性命，一文不值。

施明德在外面講話，眼光會四處掃射，他隨身帶著個旅行袋，備了幾套內衣褲，以便入監或跑路；在家裡，他會到處搜尋竊聽設備。颱風季節來臨，圍繞

琳達住處的竹籬笆被吹倒，琳達雇用鄰居老兵幫忙修理，施明德話講一半忽然回頭，告訴她那人就在窗外窺視竊聽。他性格多疑，不輕易相信人，覺得到處都有人要陷害他入獄。他四處奔走，有時就消失一陣子，琳達根本不知道他去哪了，回來也不願多說。

琳達跟他相處久了，也被感染厭世的情緒。她只是好奇，想體驗肉體和情緒受苦是怎麼一回事，她把美工刀橫在手腕上，只割了一點點，看到鮮血滲出。她覺得累，就這樣睡著了。她的臉色蒼白，額頭冒了點汗，細細的血痕襯上她白色的皮膚。

意識模糊中，她做了個夢，夢到Nori跟她說過的監獄生活。他在十五年的牢獄生活中常受到污辱，每隔一陣子，他就會被獄方臨檢，檢查身上是否藏有非法文件或可作為武器的金屬物品。他會被脫光衣服，在台上站上幾個小時，直到被問完才能回到牢房。他被視為危險人物，常被關禁閉，即使回到集體牢房，也難得看到一點露進來的陽光。在獄方毒打下，他的脊椎骨終身負傷；牙齒起初被打落幾顆，後來感染，加上獄中營養不良，整排牙齒脫落，造成下巴凹陷，看上去形狀有些奇怪。

琳達怎麼能怪他厭世、多疑、感情封閉、不交代個人的行蹤？他承受這麼多苦難，卻還願意追求理想，不計危險地投入黨外運動。更何況，當他回家發現昏睡的琳達時，一把攬她入懷，焦急地喚醒她。他用浪漫的言詞撫慰琳達，琳達靠著他消瘦的胸膛，覺得這就是革命家最堅實的堡壘。她手腕上的淡淡血痕，像古老民族的刺青，象徵能召喚魔力的符咒。琳達一直沒有懷孕，居留期限逼近，他說，我們結婚吧。琳達的雙臂圍上Nori的脖頸，她願不願意獻上愛情與忠誠，做護衛革命家的勇者？

## 謊言堆砌的感情

但是，革命家只是用愛情作為幌子，包裹他的謊言。

楊碧川說溜了嘴，告訴琳達，施明德行蹤成謎的時候，是跟另一位在台灣的外國女子在一起。她叫Debbie，曾是Helen的室友，才是施明德心裡的女人。她來台學一年中文，未婚夫在美國等她。她也關心台灣的人權問題，只是投入程度沒有琳達深。

6月初一天中午，琳達跑去史丹佛中心等她下課，跟她攀談，告訴她自己也在做人權工作，有國際媒體要來台灣採訪，想聯絡一位叫許一文的政治犯。

Debbie跟她到附近的泰國餐館吃中飯，她說許一文是她最喜歡的台灣人，可以介紹琳達和他認識。琳達向來不怕吃辣，可是今天的菜怎麼辣得噙上她的眼眶。Debbie又說，琳達若要見許一文，下週四他們會見面，琳達可以一起來。果然，施明德失蹤的時候，都在Debbie那邊了。服務生送來飯後甜點，琳達嚐不到甜味，只有酸味，酸得她眼角泛起淚光。其實她已經在哭了，把玻璃杯舉到臉頰邊掩飾。她說她在感冒，所以才一直喝水。她嚐到鹹味，那是她的眼淚。這時候她才知道自己對Nori的感情——別說雙方已經有性關係，琳達跟他去了高雄，了解他的成長背景，又討論是否要結婚，彷彿已是天造地設的一對革命伴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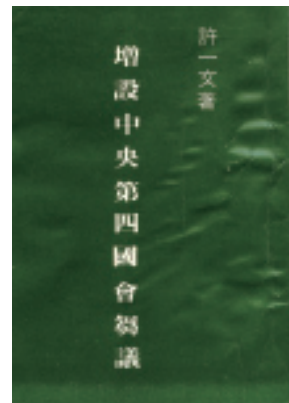
原來，最令人痛苦的，不是獨裁政權的施壓，而是應合作無間的伴侶間滋生的不信任，不知不覺地腐蝕人心。6月5日，施明德回家，又要來攔琳達時，琳達推開他。雙方拉扯，施明德壓住琳達，他們的衣衫不整，交換最赤裸的對話。

他壓著她問：「妳是不是很崇拜我？」她推開他：「你是很厲害的人，可是我不信任你。」他搖著她的肩，說：「為什麼？」她故作鎮定：「我去找過Debbie了，你應該對我坦誠，我給你兩天，你得決定要怎麼做。」「妳……」他一時不知所措，生氣地一聲不吭。

琳達表明態度，她不做施明德的監獄。她為了延長居留而找上施明德，對他本來不抱著什麼期待。但她的底限是，雙方至少要坦誠以待。她對他的隱瞞感到驚訝，他在琳達面前，表現得像是熱戀的情人，但實際上一直另有所衷。如果他們是普通情況下認識的男女，琳達大可跟他提分手，若是保持風度，還能當不錯的朋友。偏偏他們了解彼此的目的——國民黨收緊羅網，逼得琳達將「施明德伴侶」這個緊箍咒套在自己頭上。



《選舉萬歲》



施明德的《第四國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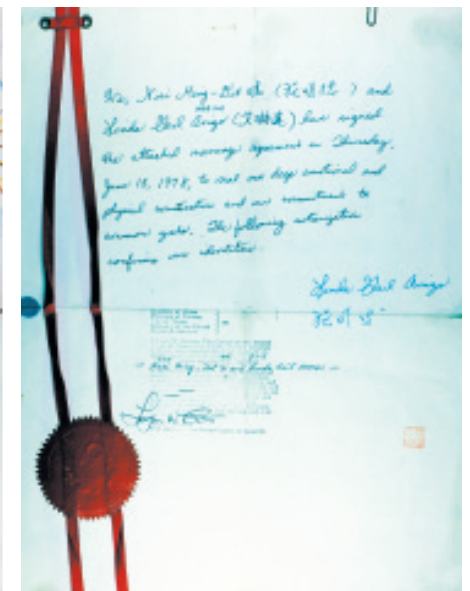
### 結婚證書：「為我們共同的理想」

「中壢事件」過後，黨外氣勢大振，對接下來的發展感到樂觀，覺得民眾展現出力量，未來國民黨應該不敢再作票了，黨外發展可期。可是國民黨不會這麼輕易收手。林正杰和張富忠是1977年許信良競選桃園縣長時的青年軍，他們在選後花了一個月，寫了《選舉萬歲》一書，詳述選戰和「中壢事件」的經過。1978年3月18日深夜警總派了上百人，從裝訂廠搶走了一萬本剛印好正要裝訂的書。

1978年6月15日正好是施明德出獄一週年。施明德之前以筆名許一文，在《這一代》雜誌發表〈增設中央第四國會芻議〉，後來編印成冊，這時已經印好，正要發送。上午七點多，急促的電話聲劃破清晨的寂靜，施明德披衣起身，掛上電話後驚慌地說：「有消息來源指出，《第四國會》一書的作者要按照黃華的方式處理。」黃華是黨外前輩，數度入獄，這是說要

抓人的意思了。琳達在睡眠惺忪中，來不及思考就決定今天去註冊結婚。施明德訓練有素地打包了簡單的衣物跟文件，琳達抓了紙筆，十五分鐘內就離開家裡。他們在附近的小早餐店做出結婚證書，約好十一點在信義路的美國領事館會合，登記公證結婚。如果到法院去公證，恐怕法院不予受理，或事後找理由說程序不合無效。

十一點就快到了，施明德姍姍來遲，等著他的不只是琳達和來當見證人的陳菊與蕭裕珍，Debbie也來了。這是琳達的復仇，她通知情敵，告知施明德有危險，要她到大使館來救他。陳菊聽到，在一邊大笑。夾在中間的台灣男人見到兩個美國女人，不知所措，表情尷尬萬分。雖然他還是渴望著Debbie，但是她顯然只把施明德當作戀愛史上的過客。Debbie不只有未婚夫，還另有男朋友，從沒和施明德認真。陪Debbie來的美籍女性友人，也一直勸她不要跟台灣的政治犯結婚。大使館十二點要休息，這兩女一男，只有不到一小時考慮彼此在法律上的關



中英文的結婚證書，陳菊和蕭裕珍擔任證婚人

係。琳達用灑脫掩飾心碎，她跟施明德簽下結婚證書，願意大方地讓丈夫與情敵去度蜜月。她向Debbie說：「結婚證書給我，蜜月你跟他去度。」這段婚姻，就以琳達不怎麼心甘情願的自我犧牲開始。

手續辦完，施明德和Debbie不知晃到那去了，琳達拿著證書到美國大使館告狀，說美國人的台灣丈夫有被捕的危險。晚上這對新婚夫妻不敢回家。琳達當時在美軍基地附設的馬里蘭大學教人類學，學生中有個白人小兵Kevin Burnor，在美軍郵局工作，常幫琳達偷渡台灣人權文件，例如陳菊寄給郭雨新的信。Kevin住在陽明山，答應收留他們一晚。當晚，施明德穿著紅白條紋的T恤出現。在美國，囚犯就是穿條紋制服，因為條紋醒目不利逃跑。琳達看了大笑，問Nori是不是把婚姻當監獄。之後施明德常常穿那件衣服。

當天6月15日晚上，陳菊家被搜查，搜出雷震的回憶錄；警方一離開，她當然是立刻逃亡。施明德到南部躲了一週，23日半夜才回到琳達在大坪林的家。琳達認為他又和Debbie見了面，和他攤牌，威脅他：「你可以去找Debbie，我也可以去王隆瑞。」Nori一氣之下就要走，琳達卻把他外出的衣服藏起來，雙方拉扯一陣，一會兒卻扭在一起擁抱親吻。先是互相攻擊，再互相舔傷，這份情夾雜著傷痛，已經分不清。隨後，她跟施明德約法三章，立下四個結婚的條件，寫成書面文件讓他簽署：

- 一、我不幫你去美國。
- 二、我也不幫你的家人去美國。
- 三、一年之後，不管是哪一方要求離婚，對方不能拒絕。
- 四、經濟上不彼此互相依賴。

## 陳菊被捕，施明德正面迎戰

隔天6月24日早上傳出陳菊前晚在彰化落網的消息。陳菊是黨外陣營的主要聯絡人，她的被捕，是國民黨要開始對付黨外勢力的信號。黨外勢力從「中壢事件」後一直在凝聚，眼看地方選舉就在年底。情治單位常在選前進行逮捕，既要打擊黨外勢力，也恐嚇選民不要投給黨外。美國已經傳出要跟在北京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外交關係，台灣未來充滿了不確定。美國會繼續支持國民黨獨裁政權嗎？中美兩國建交，將會如何影響台灣的命運？在國內外充滿變數的局勢之下，陳菊忽然被逮捕，琳達跟施明德的感情糾葛，變得一點也不重要，他們得趕快去救人。

他們跑去台北市博愛路的郵局，琳達打國際電話給大阪的梅心怡和紐約的司馬晉，兩人立即向「國際特赦組織」求援。那時不是每個郵局都可以打國際電話，在打國際電話前，琳達得先到郵局櫃檯驗證繳費，這意味著政府可以掌握她的行動。局裡只有五個電話亭，她可以指定要打哪一個。琳達知道，即使電話內容會被竊聽，她還是得把消息傳出去，越快越好。這是第一次，異議人士被捕的消息在第一時間傳出海外。以往外籍人權小組總落後情治單位好幾步，只能事後收集政治犯者資料。

回到家後，施明德叫琳達用家裡的電話打給黨外陣營裡的同志。那時的電話很貴，買一支電話線就要一萬六，是當時一般人六個月的收入，琳達用自己的研究經費出的。施明德連台詞都想好了，他指揮琳達，按著能掌握的人名與電話號碼打下去，請大家送東西到警備總部關心陳菊。

在當時緊張的氣氛下，每當有人被捕，原有的凝聚力就會立刻消散，每個人都想切斷關係，怕被牽連入獄。這是反對運動的罩門，國民黨只要逮捕一個人，就可以輕而易舉地瓦解反對勢力。施明德反其道而行，在大家都不願意接電話的

情況下，要求琳達堅持打下去。他故意要給人挑戰，測試每個人願意為黨外運動付出的程度。琳達在他的堅持中，看到了革命家的風采。即使他自己也面臨隨時被逮捕的危險，還去聲援陳菊。

施明德請琳達送睡衣與盥洗用具去給陳菊，琳達一早上市場，找到一件有著蝴蝶袖的藍色尼龍家居長袍，正面印著紅色玫瑰，才兩百塊、很漂亮。她買下這件衣服，連同一些換洗內衣褲，一起送進景美的警備總部。陳菊是黨外立委康寧祥的助理，她被捕，康寧祥面臨考驗。康寧祥是琳達辦理台灣居留權的保證人，是早期的黨外領袖。但是，他要大家不要行動，他會去跟國民黨談。實際上，他根本無能為力，只能說說大話，消磨黨外陣營因危機而產生的凝聚力。琳達對他這種行徑，開始產生反感。

7月中旬，陳菊忽然出現在電視上，帶著懺悔的神情，跟社會大眾說明她跟政府之間有些誤會，她相信政府的好意。陳菊的聲明顯然是被逼的，情治單位逼



陳菊1978年8月初獲釋後和施明德、琳達聚餐，陳菊建議兩人應隆重地辦場婚禮，提供黨外為年底選舉造勢的機會

她作出放棄理想的樣子，以打擊黨外陣營。之後情治單位還押著她去參觀十大建設，說要讓她了解政府為人民做了多少事。但是，當陳菊在7月底恢復自由，大家還是說不出地驚喜。這幾乎是前所未聞。從來被抓進去的人，很少能這麼快就被放出來，還沒有被判刑。

十年後琳達才知道，陳菊被釋放，要感謝在美國華府的國務院外交官費浩偉（Harvey Feldman）。他曾派駐台灣六年，認識呂秀蓮、陳菊、郭雨新等人，同情黨外運動。他這時是國務院中華民國科的最後一任科長（Director of the Office of Republic of China Affairs），主管台灣事務，把軍售台灣的公文壓下，逼國民黨放人。但這是他個人行為，未獲得國務院的授權，若非當事人自己多年後說出來，誰也不知道幕後的運作。這種撲朔迷離，有時靈有時不靈的護身符，是琳達在這場爭取人權的聖戰中少有的憑藉。

## 綠島小夜曲，結婚進行曲

陳菊出獄後有點意興闌珊，好像洩了氣的皮球，只有提到該來辦琳達與施明德的婚禮時，才煥發出點神采。她提議在9月中舉辦，戒嚴時期人民不能自由集會，黨外要辦公開活動很困難，透過婚禮的藉口，可把大夥聚在一起。到了9月中，陳菊卻沒什麼動作，施明德則四處為年底的立委選舉奔走。

整個黨外陣營早就開始動起來，許信良在7月找上施明德，要他當陳鼓應跟陳婉真的競選總幹事。找陳鼓應去選國大代表是許信良的另類策略，找外省籍知識份子來對抗國民黨。陳鼓應的宣傳能力在這次選舉中一覽無遺，他可以在宣傳單規定的五百字篇幅內，用古文批評國民黨違反三民主義，字字句句鏗鏘有力。1975年時，黃信介跟康寧祥曾組一個助選團，就他們兩個成員。黃信介在9月就說要成立「台灣黨外人士助選團」，找施明德出任總幹事。



台灣與美國聯婚喜帖，由張富忠設計

大家都在忙，唯獨忘了琳達和施明德的婚禮。琳達只好把婚禮延期，開始有一搭沒一搭地自己準備著。她為自己做了禮服，也幫施明德做一套綠色的西裝，綠得像是她對台灣的印象——一望無際、綠油油的稻田。她找了常在黨外陣營做美工的張富忠設計喜帖，原稿是美國與中國的地圖並列，在琳達要求下，改成美國地圖橫貫版面，台灣豎立在中間，強調台灣是個大島；女工宿舍的舍監袁嫵嫵用綠紙剪出雙喜字，特別把喜字下的口剪成一個「台」字。

琳達慢慢知道，為什麼原本熱心要辦婚禮的陳菊沒什麼動靜，年底選舉要到了，如果辦了盛大的婚禮，施明德的助選團氣勢會越來越旺，陳菊的老闆康寧祥不希望有人的聲勢壓過他，也不樂見陳鼓應與陳婉真出來選，怕會瓜分他的票源，所以一直在潑陳菊冷水。

預定的10月15日快到了，男主角好像也不太在乎。琳達訂了台北美國學校的餐廳當婚禮場地，也向餐廳訂了結婚蛋糕。那是她的母校，她熟悉那邊的環境。餐廳設在平地上，視野遼闊，若有風吹草動，大夥可作鳥獸散。琳達望著桌上沒發完的喜帖發愣。他們印了一百張貼子，請了幾個人分頭送，也不知道有沒有發出去；想來即使發得出去，受邀者也不見得敢來。預定日期前三天，美國學校淹水，婚禮場地不能用、蛋糕也泡湯了。

她跟施明德雙手一攤，我們就這樣算了吧。既然夫妻之名是在危機下逼出來的，現在新娘已經累了，原本就不想結婚，何必把婚禮搞大。倒是新郎忽然熱心起來。10月13日晚上，施明德把喜帖整疊拿走，說他不想放棄，一切交給蘇治芬和劉峰松（後來彰化縣長翁金珠的先生）。隔天早上，他告訴琳達，10月15日晚上六點，妳就打扮好，到台北車站附近的中國大飯店會合，我們來辦婚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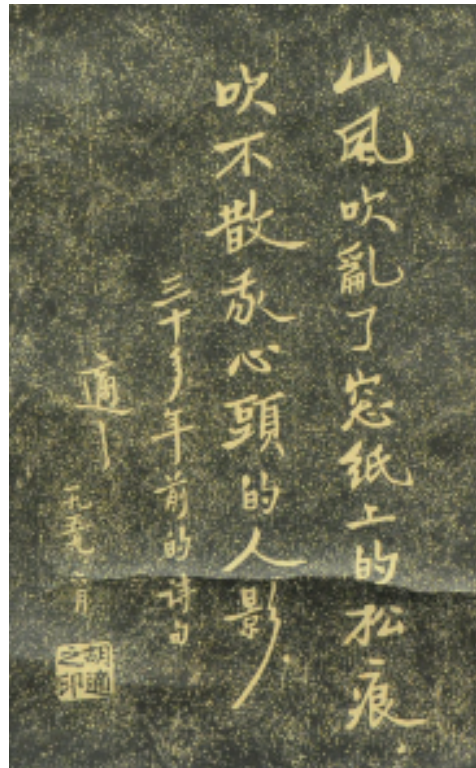


1978年10月15日琳達與施明德在中國飯店舉行婚禮，雷震（右）出獄八年後首度公開露面

琳達走進會場，整個人愣住了，Nori挽起她的手，她才知道要往前走、要帶著微笑。現場來了四百多個人，彷彿是黨外勢力的大集合。光是施明德的難友跟其他政治犯就來了三十多個。現場許多人在拍照，琳達在美國學校的同學Gordon Brooks，現在是自由撰稿記者，受到警總委託前來攝影蒐證。但他也把照片賣給一些在台灣的英文媒體，打開這場婚禮的知名度，琳達開始成為公眾人物。當雷震先生偕同夫人站起來致詞時，她知道即使她不願意，再也脫不開身，得跟施明德一起為民主運動奮戰。她的故

事不再是她自己一個人的，而是整個黨外運動的篇章，甚至未來會串成台灣人民爭取民主自由的史詩。

雷震是浙江湖州人，出生於1897年，前半生是國民黨內的菁英。他留學日本，回到中國大陸後歷任黨政要職。他隨著蔣介石到台灣後，在1949年創辦《自由中國》半月刊，由胡適擔任發行人，鼓吹民主反共和自由主義，銷量甚廣。後來因雜誌批評時政，雷震在1954年被撤銷國民黨籍，接著他呼籲當局保障言論自由，並聯繫外省和本省的政治菁英，籌組反對黨。1960年，他被政府誣陷「包庇匪諜、煽動叛亂」，判了十年徒刑。人在美國，主張自由主義的知識份子胡適向蔣介石求情，不被理睬，雖然內疚卻也無所作為。



施明德、艾琳達在婚禮前拜訪雷震先生，請他當主婚人；雷震送給施明德的胡適書法卷軸

雷老先生興高采烈地講了十五分鐘。琳達想起8月時，謝聰敏帶著她跟施明德去拜會雷震，他送了拓印胡適法書的卷軸給施明德，夫人宋英送了一條銀色的圍巾給琳達。要告別時，老夫妻坐在客廳中間，琳達跟施明德分立兩側，留下了像是全家福一樣的合照。這象徵反對運動的傳承，大陸時期的外省菁英，將追求民主自由的火炬，傳給新生代的台灣人。

雷先生已經很久沒露出這樣的笑容了，他笑得那麼燦爛，每講幾句話，大家就給他鼓掌。他幾乎是用盡生命的最後力氣來參加這場婚禮。曾經待過十年苦牢的他，沒有想到可以



陳菊和雷震於婚禮上的合照；陳菊身著月前被補時琳達送進看守所的蝴蝶袖藍色長袍

等到這麼一天，看到新一代的台灣人共聚一堂，加入這場追求民主自由的奮鬥。他在婚禮後兩週中風，還撐著手腕給施明德寫了兩行字，信中要施明德組反對黨，最後的字跡模糊，想是他已油盡燈枯，寫不完筆劃了。他在婚禮後不到五個月病逝。

婚禮上奏著〈綠島小夜曲〉，施明德感動得全身顫抖，流著淚向在場的政治犯說：我們難得活了下來，可以在台北辦這樣的典禮，可是不要忘記我們的朋友還在綠島。他們沒有錢請喜酒，只訂了一些茶點，很快就被一掃而空，但是大家也不太在意。女工們用寶藍色電線做了對戒，新郎新娘交換戒指後，新郎就和楊青矗等同志鑽到飯店地下室的咖啡廳，商討助選團總部的成立。施明德要完成雷先生的心願，年底立委選舉在即，他要透過助選團，凝聚反對勢力，組織一個沒有黨名的黨。

婚禮過後，施明德帶著琳達回高雄宴客，接著要去他曾被關過的台東泰源監獄和綠島走走，當作蜜月旅行。這是一場三人行的蜜月旅行，詭異的是，琳達搞不清楚誰是第三者。施明德帶著琳達與Debbie坐了很久的巴士去泰源監獄參觀，那幾天台東風大得很，小飛機無法起飛，去不成綠島。Debbie 11月就要回美國了，施明德得知無法成行，難過得幾乎要哭了出來。琳達知道，她只能擁有一個有名無實的丈夫。Debbie或許和施明德一拍即合，但卻不打算投身台灣的民主運動；有充分政治意識和行動力的琳達，成為施明德利用的對象。琳達一向表明不做施明德的監獄，可是，再怎麼瀟灑的女人，心下還是不免抑鬱。另一方面，看到Nori表露出真實情緒，琳達倒也有些感慨，這人畢竟還是能對女人產生強烈的情感！



琳達與施明德家族合照

## 擔任「黨外助選團」國際媒體聯絡人



1978年11月「黨外助選團」總部成立，辦公室設在民族西路

1978年11月25日，「黨外助選團」總部成立，辦公室設在民族西路。成立公告上的聯絡電話是琳達家的號碼。輩分高、資歷深的黨外立委黃信介是名義上的領袖，但助選團的運作實際上是「五人小組」在推動。這五個人是張俊宏、林義雄、許信良、施明德與姚嘉文，施明德擔任助選團的總幹事。其中張俊宏與林義雄是省議員、許信良是桃園縣長，他們有公職在身，可以增加助選團的號召力。但是，他們就不像施明德與姚嘉文，有那麼多的精力可以投入助選事務，這兩人才是實際在做事的人。



人「拳」海報

施明德刻意把輔選內容設計得相當強硬，他認為這樣做或許不容易受歡迎，但可確保來登記的候選人，有堅定前衛的立場，可以成為反抗國民黨統治的前鋒部隊。琳達覺得這真是革命家的作風。施明德從黑人民權運動中得到靈感，要張富忠畫了一個拳頭的標誌，表示人權要強力爭取。他叫琳達在拳頭外圍畫上一圈橄欖葉，代表要以和平的手段爭取人權。

現在，「黨外助選團」不但有共同的理想和政見，還有共同的標誌。施明德就是會把事情做大。他的助選團不只是召集一群人到各地為黨外候選人站台，而是凝聚黨外力量的政團，幾乎就是一個沒有正式名稱的反對黨。

這時美國已多次放出消息，近日內要跟中國建交、與台灣斷交。許多台灣人非常緊張，質疑若不明確切割台灣和中國、不主張台灣的前途得由台灣人自己決定，一旦美國與北京的中國政府建交，在「一個中國」政策下，台灣有被中華人民共和國合併的危險。國際局勢渾沌不明，不只人民徬徨，國民黨也跟著搖擺，不知道對於島內的民主運動，是要立刻鎮壓，還是見機行事。呂秀蓮在1979年出版的《台灣的過去與未來》相當能代表這個台灣前途的關鍵時刻。這是她在哈佛修法學碩士時，在哈佛的燕京圖書館蒐集資料，回顧台灣的移民史及殖民主義，以法律學者的訓練，引用原始文件，從國際觀點對台灣未來問題的論述。在台灣，出書討論台灣的前途，就構成叛亂罪。

許多海外台灣同鄉，為了關心台灣的近況，成立了「台灣之音」。他們循著助選團的傳單，聯絡上琳達，錄下她簡報的一週台灣大事，存在電話答錄機裡，同鄉們可以打「台灣之音」的電話，聽琳達的錄音。這使得琳達在海外社群中，成為知名人物。日後她被驅逐出境，在海外為被捕的施明德和其他同志奔走時，同鄉的支持成為海外救援的重要後盾。

另一種為日後的準備是，琳達正式擔任「黨外助選團」的國際媒體聯絡人，她跟施明德結婚以前就已受到注目。當助選團成立，立刻有三十多名候選人登記要助選團輔選，吸引了許多國際媒



琳達擔任黨外的英文秘書

## 台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

十二次政治建設



我們認為人權是人類最神聖不可侵犯的基本權利。國家和政府的存在價值，就在於保護與保障人權。我們深信：民主、自由是政府不容對奪治權；免於剝削，免於匱乏是我們務必享有的經濟人權；而人格尊嚴、公義權利是我們應該擁有的社會人權。我們堅信中華人民是政府救國自救的唯一方向。為了追求我們的政治人權、經濟人權，我們主張聯合所有愛鄉愛國的同胞，共同致力於「十二次政治建設」。

1. 徹底遵守憲法規定：中央民意代表全面改選；省市長直選民選；軍國黨化；司法獨立化，各級法院改隸司法院；廢除違警罰法；思想學術自由化，禁止黨派黨工控制學校，言論出版自由化，修改出版法，開放報紙雜誌；參政自由化，開放黨禁；實行自由化，開放國外觀光旅行（註）。

2. 解除戒嚴令。  
3. 尊重人格尊嚴，禁止刑求，非法逮捕和囚禁，禁止侵犯民宅和破壞隱私權。  
4. 實施全民醫療及失業保險。  
5. 廢除保護資本家的製保護企業政策。  
6. 興建長期低利貸款的國民住宅。  
7. 禁止田賦，以保證價格無限制收購稻谷，實施農業保險。  
8. 制定勞動基準法，勤行勞工法，承認勞工對資力的集體談判權。  
9. 補助農民改善農村環境，建立合理經濟制度，保障農民的安全和生活。  
10. 制定防止污染河渠法和國家賠償法。  
11. 反對奢靡和謠言散佈，反對限制電視力宣傳時間。  
12. 大赦政治犯；反對對出獄政治犯及其家族的法律、經濟和社會歧視。

註：本政見於十月廿一日公開散發，政府當局於兩天後的十一月二日即行接受，則放國外觀光旅行。各大報並立刻宣佈此舉對人民有多大的好處。由此可見，我們政治上的許多弊病，不是政府不能做，而是不願做！在此我們再度呼籲全國同胞一致爭取十二次政治建設的實現，使人權之花在台灣盛開。

台灣黨外人士共同政見——十二次政治建設



知名作家楊青矗為當年的全國工人團體立委候選人，這幅競選漫畫是琳達畫的

體與國際學者來訪。國民黨面臨自1949年以來少見的挑戰。國際媒體嗅出變化，積極跑到助選團這邊採訪，琳達常要幫施明德和其他人翻譯，非常忙碌。施明德要琳達全心當他的秘書，但琳達有自己的研究要做。她也不忘自己的左派政治理念，跑去幫楊青矗助選。

## 番婆二度救駕

施明德帶著琳達回到戶籍地高雄辦理結婚手續後，就全力投入「黨外助選團」的活動。他的聲勢慢慢升高，11月27日，他曾被關過的土城監獄典獄長要求他回去報到。國民黨常使出種種花招，例如請人去吃飯，飯後人就被帶走了。琳達擔心，這又是國民黨在選前抓人的慣技。

這個監獄位在新北市的土城，叫做仁愛莊，作用是讓快出獄的政治犯在這邊待上一年，學習重新適應社會，接受一些職業訓練，許多人在綠島跟家人幾乎已沒什麼來往，也恢復聯絡。這裡的環境像學校宿舍，關了差不多三百個人，住的是上下舖。獄方覺得這是刑期的最後一年，囚犯不太可能逃跑，因此對訪客也比較放鬆。琳達曾經陪施明德去看他的獄友，這人四十多歲，在綠島關了十多年，正好他的妻子抱著剛出生的嬰兒來看他。琳達偷偷問，你們怎麼能生小孩？妻子羞赧地指著不遠處的花園，中間有片三十坪的空地，密密麻麻地種著六尺高的樹叢——好一個隱密的臥房！

這天施明德被典獄長請去面談，他知道國民黨當局的罩門，叫琳達找一些美國大報的記者陪同。典獄長跟施明德在會客室談話時，琳達和兩位國際媒體的記者，在獄方官員陪同下，參觀仁愛莊。這個機會再好也不過了。她問陪同的官員，這邊關的犯人性質是什麼，對方不願正面承認關了政治犯。琳達換了個方式，問他現在是共匪案多還是台獨犯多？他的回答就有意思了：1970年前，共匪案比較多；1970年後，台獨犯比較多。這個變化反應了國內外政治局勢。1970年前，不滿國民黨的政治犯，可能會嚮往共產中國；但到了1970年代，當台灣面臨一連串的國際危機，反抗國民黨的政治犯則多想追求台灣的獨立自主。官員宣稱，他們對政治犯很人道，帶琳達等參觀一座六十坪的平房，裡面放了許多修理水電、美容美髮等等工具設備。官員強調他們給政治犯多麼完善的職業訓練。琳達伸出食指，劃過器材，就擦起一層厚厚的塵埃，顯然這些器材是拿來當擺設用的。

琳達狡黠一笑，將食指放在唇邊，吹走灰塵。兩個小時過去了，施明德總算從會客室走出來。琳達挽著他，踏著輕快的步伐走出大門。典獄長對施明德威脅利誘，一方面恐嚇他再從事黨外運動會有危險，一方面告知政府可以提供他獎學金出國留學。施明德沒有理他，卻回頭認真地對琳達說，希望她隔年可以幫他去美國。他面臨隨時被逮捕的危險，覺得黨外的朋友事到臨頭不會保護他。琳達跟他簽下結婚證書的時候，就說好不帶他去美國。但是，琳達也清楚施明德所面臨的危險。只是事件發展得太快，他們沒時間與精力去辦理一堆繁複的申請手續。更重要的是，琳達不要他放棄對民主運動的投入。況且，施明德與艾琳達這對革命伴侶，開始合體，發揮威力。

這趟仁愛莊之行沒多久，琳達就聽到一則傳聞：施明德被仁愛莊抓進去，艾琳達找了一些國際媒體記者在門口示威，兩個小時後，施明德就被放出來了。這種像是描述「番婆救駕」的耳語顯示，他們兩人好像變成某種可以對抗龐大國民

黨體制的民間傳奇了。現在琳達不但會在政治犯的婚禮上被認出來，在本省人的社群裡，有時民眾會把他們當成出巡的官員伸冤。兩個弱者的結合，卻彷彿有神奇的力量，可以對抗強者。實際上，他們的經濟狀況越來越困難，琳達每找到一個翻譯或教英文的工作，國民黨就施壓雇主解雇琳達。施明德也面臨被逮捕的危險，他們的一舉一動都在情治單位的掌握之中。

## 政治婚姻，平等同志？

琳達想起Nori使喚她的神情，就覺得感傷。她跟施明德結婚的消息公開後，她不再是獨立的個體，從人權工作者艾琳達，變成施明德的美籍妻子。黨外陣營中的女性，若非單身，就是太太陪先生參加，幾乎沒有自主性，除非先生被逮捕，才會站到台前，代夫出征，蘇洪月嬌就是一例。琳達開始後悔。她與政治犯結婚，是要做她的人權救援工作，而不是被父權宰制，變成性別歧視下的受害者。黨外陣營裡的男性不敢接近她，但Nori並不理會她的需要。琳達感覺得出，施明德並不愛她、不把他們的婚姻當一回事。他只是要一個可以被操作的外籍女人保護他。

琳達問自己，那我愛他嗎？這齣婚姻一開始就有政治目的，但即使做不久情人，又不像夫妻，琳達希望Nori至少可以把她當成同志。然而，她不是完全的同志，當國民黨抓人時，她的美籍身分可以護她逃過一劫。但嚮往投身第三世界革命的她，看到Nori的瀟灑身影，又怎麼能不怦然心動呢？當他穿著墨綠色的卡其軍裝外套走下火車站的台階，從天橋下遠遠踏步而來，像個精瘦挺拔的軍人，那不羈的風采，宛若引領聖戰的將軍。琳達軟化了，自責不能克服自己的心理需求。

琳達發現，政治犯固然難免多疑，但是施明德心很封閉，不願跟人交談，也

不想花時間了解別人。原本琳達猜想，施明德不信任她，只有對她才如此多疑。但她慢慢發現，施明德本性如此。他鬼頭鬼腦，會不斷盤算A計畫、B計畫來對抗國民黨。他可以畫出分工精細的組織圖，卻無法找到親信合作，真正將組織運作起來。他從不相信琳達或其它任何人有像他一樣堅定的政治決心，就算他沒有全錯，他的多疑限制了他行動的成效。他能無視自身危險，當個人式英雄的革命家，卻無法領導團隊，讓追隨者真正發揮長才，達到共同的目標。

琳達越來越受不了施明德的花心、多疑、和雙重標準，他要女人對他忠誠，自己卻到處拈花惹草。琳達曾經接到一通電話，對方操著怪腔怪調的外省口音，不報上自己的姓名，卻一直逼問琳達最近跟哪些男性來往。琳達被問煩了，施明德才自陳身分。琳達向同樣抱持左派理念的女性朋友蘇慶黎抱怨，說想離婚。蘇慶黎在編輯《夏潮》雜誌，嚮往社會主義中國。她以文化大革命紅衛兵的語氣，

回了琳達一句：「妳跟施明德的婚姻對黨外運動而言，已經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妳怎麼可以跟他離婚？」

琳達被困在這段圖騰式的婚姻裡，動彈不得。Nori有一次要抱住琳達親熱，琳達推開他，哭了起來。她愛著眼前的男人，卻無法擁抱他，她覺得對方不愛她，付出越多的感情，



琳達和施明德的結婚照；他們的婚姻成了黨外運動大團結的象徵

只會帶來越多的傷害。他們並肩同行時，琳達想牽他的手，卻被甩開。可是有時候，她又隱隱覺得Nori對她有某種很深的情感，只是卻怎麼樣也說不出口。

## 美台斷交，選舉停辦



美國宣佈和台灣斷交，選舉停止，助選團當晚開會，（左起）何文振、黃信介、王拓、施明德、邱奕彬，立者為張俊宏

1978年12月16日凌晨，台北接到美國決定和中華民國斷交的消息，蔣經國發布緊急命令，軍事單位戒備，停止一切競選活動。施明德也不得不暫停「黨外助選團」的活動。助選期間，為了避開特務，他日夜顛倒，晚上

十一點過後坐計程車到處去聯絡各方人馬，奔走到凌晨兩三點。而且他常一忙工作就忘了休息，搞到精疲力竭才全身癱軟。選舉暫停後的一天清晨，他忽然肚痛難忍，同住的楊碧川把他送到附近的天主教耕莘醫院，旁邊就是調查局。琳達趕去看他時，發現病房外幾乎都是情治單位的人，急忙聯絡助理田秋瑾的父親田朝明醫師。田醫師把施明德轉送到中山北路一間僻靜的私人醫院，他服了四、五天藥，慢慢康復。如果待在耕莘醫院，恐怕就要藥到命除了。

這年的12月30號，施明德跟琳達有難得的空閒，她要求Nori陪她去看電影《星際大戰》（*Star Wars*），兩個人穿上同樣款式的銀色夾克，琳達新買來的、帶著金屬光澤的情侶裝，結果一出門，情治單位就跟了上來。特務開著車尾隨這



美國助理國務卿克里斯多福來台商談斷交事宜，座車被群眾砸毀，劉偉勳攝

對難得約會的夫妻，搞得他們寸步難行，沒有計程車敢載。最後他們一不做二不休，搭上特務的車。琳達嚷著要吃披薩，那時台北街頭沒有連鎖披薩店，只有火車站對面的希爾頓可以吃到披薩。兩組特務輪流跟他們吃飯。最後看電影時，他們也被特務夾在中間。琳達唯一的自由，是堅持由施明德來付她的電影票錢。直到午夜十二點，特務才收班離開。後來琳達才知道，那天美國助理國務卿克里斯多福（Warren Christopher）來台商談斷交事宜，情治單位怕他們去鬧場，所以才亦步亦趨地小心伺候著。